

九十二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

九十一

人部五十一 品藻 名譽

品藻一

管子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則不肖人得矣 韓詩外傳曰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士矣

真纂淵鑑類函

卷九十一

人部 品藻

一

又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

品藻二

原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治諫而殺之是與比于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于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亡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



治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

古書彙編類函

卷之三

人事部 品藻

二

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于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謫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

古書淵鑑類例

卷五十一

人部 品藻

三

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効優劣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

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郭

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荀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

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曰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

陳羣於是乎長者 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過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邪又問曰當今誰復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馘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見馘歎曰所謂劍則于將莫邪不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

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
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
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
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重服以求名
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邈比來天下奢靡轉相
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 世說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
各在一國於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兼

古香齋淵鑑類編

卷之三

入部 品藻

五

葭倚玉樹又時曰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庾
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
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又曰王濬冲裴叔則
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
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
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璿衡
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晷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
間 又曰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

人物志曰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曾達跳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壞之僧虔累十二博棋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笑曰僧達爽俊當不減人然恐其危吾家僧綽常以名義見美僧虔必得高位已而皆如其言 又曰王僧虔退默少文雅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 又曰後魏游雅稱高允曰余與高子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且內文明而外柔順必爲一代名臣 潛確類書曰朱异器宇宏深神表峻峻金山萬丈緣陟難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唐書曰

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逆復善談論元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又曰李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附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又曰太宗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捨遺補闕無

曰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勳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不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

又曰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又曰姚崇問紫微舍人齊

澣曰子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

古齋補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品藻

七

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

宋史曰李穀號能知人李昉嘗爲穀記室穀曰子他

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

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

耳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

載遂知制誥未幾卒 又曰太宗嘗謂呂蒙正曰卿諸

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又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

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

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今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于
卽溺也 人物志曰張詠登太平興國八年第當曰吾
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量無如王
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則詠不敢辭
宋史曰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爲文華山陳搏見之
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 又
曰若水有人倫鑒見王旦曰真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
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又
曰楊億稱章得象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
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 人物志曰夏竦仁宗

吾齋齋鑑類函

卷之三

人物部 品藻

八

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帕
乞詩疎題云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
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凝之歎曰真宰相器
也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隱廬山之陽歐陽脩與公
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少
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冰清
玉剛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耒云文章似司馬
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
學 又曰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
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又曰張方平守宋都曰富弼自貶所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又曰豐稷字相之相之所薦士如陳瓘陳師錫鄒肇輩皆知各當世人服其藻鑑

又曰陳瓘字瑩中徽宗時以論蔡京曾布貶居合浦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金史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鵲脫帽又曰仲略健吏也

百齋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品藻

九

又曰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

元史曰太宗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耶律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人乎皆對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朕亦度必無此人又曰竇默謂世祖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 又曰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其母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

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又曰世祖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附勢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又曰世祖與侍臣論文學之士曰趙孟頫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之流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

古書淵鑑類函

卷五十五

人事部 品彙

十一

祖太祖曰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遂逸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又曰太祖一日問陶安曰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 又曰太祖欲以楊憲爲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償轅而被犁上曰吾之相無

踰於先生墓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
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
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獻徵錄曰成祖嘗手書大臣
蹇義等十人名授解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對曰義天資
質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
才辯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
法好惡頗端宋禮纒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不
失正方寘簿書之末駟僉之心 又曰天順間國子祭
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請以禮部侍郎李紹兼領之上謂

古登齋鑑類函

卷五

八部

品彙

十一

王翺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翺退語同列曰
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 明紀事本末曰于謙
自少骨相異常僧蘭古春見而異之曰此他日救時宰
相也 又曰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大司馬劉
大夏在廣東時獻章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
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得也後歸居東山草堂
吳司空廷舉云憂良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林
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
處大事如子明 又曰陳伯獻嘗稱兵部尚書林瀚曰
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

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非意相于者卽之始知其凜
然不可犯也 又曰世宗登極用廷臣薦陞楊廉南禮
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褒之引年益力得
溫諭以歸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劉晦菴嘗語
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劉君教
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如九鼎大呂以有
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
百氏低昂漢唐王陽明稱公爲君子有用之學

品藻三

原水鏡

玉人

襄陽記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爲臥龍
龍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晉

古書淵鑑類函

卷竟

人部

品藻

三

書王敦以衛

髮絕倫

樨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聞
馬超來降與諸葛亮

世之烈黠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馳爭先猶未若髻之絕

倫逸羣也羽美髻故亮謂之髻

後漢書桓帝徵徐穉

穉不至因問穉蓄徐穉袁闓章著先後蕃曰闕王公之

族夙聞道訓著生三輔仁義之俗不扶先也

穉爰目江南卑薄之城角立傑出宜爲先也

猶得其

半必於其倫

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爲善者少矣

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禮擬

人必於

其倫

一時之佳

一世之烈

蜀志龐統至吳袁聞

門陸績顧勸全僚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

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請全僚曰卿好施藥名

似法南樊子昭雖智力不

聰明仁智 簡要清通

多亦一時之佳

下詳前

聰明仁智

簡要清通

吳使趙咨於魏文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

略之主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略之主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略之主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略之主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略之主納魯肅於凡器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

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荆州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

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晉下是其略也晉書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曾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皆其遠也於是見以楷為之王肅三反

叔度萬頃魏志劉實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也吝惜財物而

理身不穢三反也 **朱絲繩** **玉界尺**潛確類書晉

直介然不羣人比之朱絲繩五代史趙光逢字延吉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輒言佳 **各有蔽**世說司馬德操有人偷鑿居荆州知

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

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蔽於君之意乎蔽

曰如卿所言亦復佳荀子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

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叢叢昂霄 **山峙淵**

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唐書隋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元齡謂裴炬

亭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

古齋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品藻**

其聳壁昂霄耳潛確類書許劭山峙淵亭行應規表

邵陵謝甄高才遠識見劭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江左夷吾 **當代子房**音書南渡時綱維未舉溫嶠

有夷吾復何憂由是士大夫皆想望丰采明史紀事

劉基聰穎絕人嘗與諸友遊眺西湖酒酣放言曰後十

年有王者出我當輔之眾皆未信惟 **薦士各有品目**

蜀人趙天澤奇之曰當代子房也

獎目皆為名士秘笈宋度宗時趙蛟騰嘗薦八士各

風節大較似之人物志唐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為已

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再呂渭等數十人自經獎自皆

為名士天下推知

人者稱蕭功曹焉

門第人文皆第一 **宦官宮妾不**

知名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

仁宗問王素曰孰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

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

弼可素曰陛下

廊廟器 **卿相才**唐書張行成少師事

下得之矣

劉炫炫謂門人曰行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得之矣

成體局方正廊廟之器也温大雅與弟彦包容仁

傑師服王會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后覺之嘗問

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

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

曰嬰公雅量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宋史韓琦子儀

論近代宰相獨許可裴度本朝則師服王會子儀古

社稷臣王巨宰相器社稷之臣也宋史翰林學士

錢若水號知人嘗見王巨曰宋史翰林學士

真宰相器也已而巨果拜相潞公異人子瞻大器

宋史文彥博在朝契丹使者來聘蘇軾奉詔館客與使

者入觀望見彥博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明軾

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絲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

練少年有不及貫串古今博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

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蘇軾試中制科英宗即

欲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

為天下用要在政事何琬文章葉濤宋史神宗嘗

朝廷培養之耳政事何琬文章葉濤書何葉二子

古彙淵鑑類編卷言聖人部品藻

姓名於御屏曰政事之海內奇才江南夫子宋史

才何琬文章之才葉濤蘇軾

在揚州晁補之為倅以其弟泳之詩獻於軾軾大加歎

賞曰此海內奇才也蔡用之天禧中登第上萬言書

上大喜曰自朕有天下以來奇才偉器未有如後來

用之者出文以示諸學士曰此江南夫子也後來

包容仁

師服王會

子儀

子儀

子儀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子瞻大器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温大雅與弟彦

武后覺之嘗問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宋史韓琦

世說裴指曰夏侯元云肅肅如人宗廟但見禮樂器鍾
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予戟在前我站靡所不見山濤
蒼登山臨下但虞傷缺唐書盧戎明音謂李邕如于
幽然深遠矣

太無草白

後漢書鍾皓兄子瑾李膺姑之子也瑾
與膺年齊並有名瑾自退讓之風膺

謂瑾曰孟軻以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公何太無草白
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今豈其時
汝道是也

得孝廉

後漢書河南尹田欽甥王湛名知人
欽謂之日今當舉孝廉欽用一名士

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遙見種嵩舉之還
白欽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欽笑曰當得

山澤隱帶過洛陽吏耶湛曰山澤不必有異
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歎即召嵩遂舉孝廉

景苑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
言後驗眾皆服之故適陳留司徒符偉明遊太學則師

仇季和之東國則魏龐德稱神月元史安童見許衡
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稱神月元史安童見許衡

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磐非遠
氣傑一世少所許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古身齋鑑類圖

卷五

人部

品藻

五

器元史龔伯璩以才俊為馬祖常所喜祖常官御史中
丞伯璩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虞集為薦引集不可

曰是子雖小有才然其遠器亦恐不得合終祖常猶未
以為然一日邀集至其家設宴酒半出薦贖宋集署集

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伯璩後超羣絕塵宋史蘇軾
以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歎曰此入所謂超羣絕塵者也貌厚心小五代史後唐高
座獨立萬物之表者也

為神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周隸明宗帳下初
貌厚而心小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

虞潭贊曰顏實龍躍鳳鳴晉確類書張華與褚陶書
南金虞雅東箭龍躍鳳鳴曰二陸龍躍於雲津彥先

鳳鳴于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遺以
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實不匱

石硯梁文類聚配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
石硯梁文類聚配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

待遇甚厚既別以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
之用梁入翰苑官召草制將入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

會卒攜他硯以行面受旨則蘇公拜右僕射制也退歸
玉堂視所攜硯則頃年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言若鹽酒通對崔浩言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輔少主慕容瞻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語至中夜賜浩醪酒十斛水精戎不衣

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自煖世說謝參軍起宗一日請東府自通爾時風寒

僚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清風拂人又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庭見每變益上說

趙簡子問成搏曰吾聞羊殖者賢大夫也對曰其為人

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兼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

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對勇以喜仁其五十為邊

城將遠者復親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短見長彙死霍王元軌數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

曰人所不備吾何以見長海岱清士世說桓彝有人倫

無已不必無道海岱清士南州冠冕潛確類書司

人鑿罷統少時往見之德操採桑樹上孔顏道德苑

與統談論自書連夜稱為南州冠冕

武帝謂東方朔孔頴道德孰勝方朔曰顏淵

如注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

龍魏略靈帝時華歆與祢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

龍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人敗德太平御覽夏侯元求交于傅瑕不納曰太初虛

鄭元茂外徇名利內無關凝然不動雜錄呂夷簡四

論此三人者皆敗德也子公弼公著公

言若鹽酒通對崔浩言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不衣

每變益上說

其為人

其二十也仁以喜

其五十為邊

有

世說桓彝有人倫

南州冠冕

去

孔顏道德苑

顏淵

三人一

龍尾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凝然不動

子公弼公著公

敗德

太初虛

雜錄呂夷簡四

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

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國符堅之宮仲也慕容恪

如仲祖思致不如殷
浩而兼有諸入之美
棟梁之用又晉庚徵見和嶠歎曰森森如千丈松雖

大夏有棟梁之田
才忠其多漢書董仲舒為在都易王藻弘麗張華嘗謂之曰

子更患其多
越無一仁相王問之曰越王勾踐與漢書董仲舒為在都易王

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吾以為越有二仁何如對曰
昔魯君問伐齊于柳下惠徒見問耳簡且羞之况設詐

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簡且羞之况設詐
以行之子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

育弗奪又武帝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對曰使黯任職

摩之不去雖自謂育肯有亦不能奪之矣
明練簡至魏

上口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伯何如其父該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

不如也明練簡至
異日秉鈞事文類聚王沂公知制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立功立事過之

真為淵鑑類

卷竟

人部 品藻

七

正公問識呂夷簡否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方以太

常博士倅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軒沂

公曰何以知之公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

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

卒與並相沂公從容為道文
不可當國又寇萊公與

正語皆嗟歎以為不可及
善李文靖為相丁尚為兩制萊公屢薦而公不用問之

文靖曰今已為兩制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

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終能抑之乎文靖曰行且用

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丁公秉政果傾軋如文靖之言

翰苑名流元史揭傒斯字曼碩早有文名大德間遊

文章冠世

江左之秀

唐突

清靜默

日翰苑又歐陽元字原功幼時有黃冠師

名流也注曰視元謂其塾師曰是有神氣

疑遠目光射人異曰當以

文章冠世廟廟之器也

後至溫問眾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

杞梓桓曰此自是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西子樂廣顛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

世說庾亮嘗謂周顛曰諸人咸以君方

清靜默

清靜默

識又張茂先嘗言成公簡清靜
周邵程朱元史劉因
朱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
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論周邵程

品藻五

原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
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
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
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
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
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
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
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
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士雖多聰明
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
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穎川
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
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
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
穎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元
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
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

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
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
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
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
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
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
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
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
使卽墨萬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
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

吾齋淵鑑類函

卷一百一十五

人部

品藻

九

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
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
者宅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王仰望風聲二城
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
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
知拔二城之速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
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
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遷固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
遷班固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
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

迹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
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
旣造創罔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
雎蔡澤作傳違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爲
良史也一又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
士莫不謂勝劉元德也余以元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
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元德
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然
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爲張繡所困
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至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

貞養猶繼類

卷貢生

人部 品藻

三

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
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士之封仁愛
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元德威而有恩勇而有
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元
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
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
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元德據有
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樂毅諸葛
孔明論曰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
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節

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
戰濟西服戶流血不足爲仁若孔明包文武之德劉元
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
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元
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
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
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
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有闕
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
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觀孔明之忠姦臣立
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唐皇甫

古香齋鑑類

卷五十一

人部

品藻

三

湜夷惠清和論曰伯夷孟子謂之爲清柳下惠孟子謂
之爲和若較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
人之道出轡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龍
動之謂權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一行稱故曰彼之
行皆一方之士也卽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
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
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爲
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
止不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修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

無道唯斯人是哀惟吾道是存薰蕕不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那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爲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難行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做於今使末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爲者也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準的中庸爲慕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變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李德裕人物志論曰余嘗覽人物

志觀其密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邱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邱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

項羽坑秦卒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
太阿受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
王笑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
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宋蘇
轍三國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
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
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
難蓋起而難平蓋嘗聞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
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
獨過天下而得之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
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掉齒牙氣力
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弊當此之時惜
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
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
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
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
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
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

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
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
其所求遂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慮矣今夫曹
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
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
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
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
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
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

真嘉彌鑑類

金竟生

人部

品藻

十四

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皆無有能行
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
心欲爲惟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
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
下而八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
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
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
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
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
雄唯漢高爲不可及也夫 明歸有光泰伯至德論曰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不慊焉論語於泰伯之讓稱至德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蓋翦商之事先儒管已辨之而論語之註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承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

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
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
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
言而其弟終於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
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
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
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
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
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於所未有之天下置
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

竹不爲賢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
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
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迺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
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馮從吾董
揚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
淺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
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淆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承秦後仲尼之
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冊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

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子以爲知言揚雄製作深奧而行事不副其作太元也衆人不好而汲汲於解嘲比之天地比之典謨比之雅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子雲作反騷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

孟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墮其有功於吾道何如哉噫三子之文淺而於道合雄之文深而於道離此董揚王韓之優劣也周思兼八司馬論曰執朝廷之政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奇功而不量力不幸而入小人之黨者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天下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遂終其身不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偉人而爲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復洗也天子寢疾於內而佞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而一時之政亦未至於甚悖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感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覺雖覺之而不可復叛佞文奴隸之材八司馬其不能識之而業已同之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佞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才坐視而莫

爲之言以裴度之賢不能寬禹錫之貶而揚於陵與宗
元爲媼屬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
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竄屈數人之材而不敢
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昇之材
爲下而元和之未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
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
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倖文而復取忌於元和
之世八司馬之才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張采宋名臣
前集論曰前集首趙普昔人有煩言欲普內瑕猶著顯
績若程琳竄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
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
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
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卽中人邂逅推前引後
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
不保晚節者真宗以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
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
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
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
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曾示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
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

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卽或時有罷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卽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川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卽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勞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雨故朱子前後二集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

吾書類鑑類函

卷言室

人部

品藻

三

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遯世之心夫又宋名臣後集論曰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則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俟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其待諸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舊人而思

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蓋神宗第以諸君子為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

名譽一

德行浮 禮行浮於名 莊子德蕩於名 勿取名 可責實 魏志

文帝謂盧毓曰取士勿取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正可猶名責實也 飾非釣名 違道干譽 上見漢

弘傳 聞宮禁 金史元好問字裕之下見書 震京師 十四從陵川赫晉卿學

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

古齋淵鑑類函 卷五十一 人部 名譽 三

也於是名震京師 歸田錄王樞密疇之夫人梅鼎臣女也景德初拜樞密副使夫人人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太后笑曰是

聖俞家乎由是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 游其聲譽 宋史歐陽修賞識後進率為聞人曾鞏王安

稔其名望 石蘇洵洵子賦鞏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 太宗於蘇易簡 願實鼓

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司乃先以為承旨 漢書費邱生謂季布 游揚 莊子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

曰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 漢書費邱生謂季布 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共相標榜 不為表

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 褻 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八顧八及八厨

猶古之八元八凱也 金史世宗嘗召張汝霖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譽良吏

奉法不為表褻必無所稱朕意 願實實 公器 莊子

亦然卿今為臺官可革其弊 實之實 名公器也

名譽一

原為善無近名

見莊子

死名莊子伯夷死名於西山之下

狗名漢書

賈誼傳烈

為更不好名

又直不疑惟恐人知為吏之跡不好立名稱長者

李杜齊名

後漢書范滂母謂滂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復何恨謂李膺杜密也

得名譽

章機辯少得名譽於休伯以文

少有佳譽

南史齊高

帝欲用張緒為僕射以問譽於休伯曰緒少

無惜齒牙

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世說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閻未為時知孔稚圭嘗令

草讓表以示眺嗟歎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語圭曰是子

宜稍自抑

唐書劉延祐羅進士補

成無惜齒牙餘論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士

崔蘇齊名

又李膺與王勃楊炯接中

與崔融蘇味道齊名賊諸人沒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盛名難居

又房瑯贊弟以

古意篇鑑類四

卷言

名譽

三一

忠諫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各盛則責望備

實不副則

名動里中

又韓琬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饗之主人揚解

曰孝於家忠於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備林榮之

人死留名

五代史王彥章傳豹死留皮人

死留名

不求聲譽宋史李沆性直諫內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

為善近名

又蔡襄疏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

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

實美得名

又田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

制詰嘗面奏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為非况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日自至不能繼晦者有實美

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繼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恢闔膏明之事則名從而

晦矣雖欲好之何可得耶陛下儻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磨之名行威令懾姦克則有神武之名斥奢侈革風

俗則有崇愛之名澄元監輕會敏則有廣愛之名悅亮
 直惡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谷詢達壘蔽則有勃政之
 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名今 **為之延譽** 又田
 皆棄之不為則天下何所望以平乎 **聲譽**
 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揚微之幸喊唱宋白 **聲譽**
 幸玉津皆厚遇之為之延譽由是聲稱翕然 **聲譽**
大振 金史麻九疇字知幾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
 春秋為尤長聲譽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
標目 獻徵錄明刑部郎梁有譽與同舍郎王世貞李
 攀龍徐中行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
 切劘為古文辭唱和為樂
 都人士無不標目十子焉

古香齋淵鑑類函

卷一百一十一

人部 名譽

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人主無不標目十子焉
 標目 獻徵錄明刑部郎梁有譽與同舍郎王世貞李攀龍徐中行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切劘為古文辭唱和為樂都人士無不標目十子焉

吉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人部五十二 風流 質文 鑿誠

風流

原王樂為首 吾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見重 終曰

清談 王衍字夷甫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不理 **登樓** 晉書庾亮都督江荆鎮武昌佐

吏殷浩之徒乘秋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

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與不接便據胡牀竟坐譚論

原噉 又廣亮過陶侃坐噉雄留白云可 乘月諷詠

又袁宏臨汝令賜之子少孤以租運自業謝尚鎮牛渚

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船中諷詠聲既清會詞

詠尚遂就之升舟與譚 **風流宰相** 南史王儉嘗謂

宰相惟有謝安 **李真清談** 潛確類書賀知章性曠夷

意以白兒也 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

吉香齋鑑類函 卷百五十一 風流

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 **風流人豪** 雜錄程顥

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讀邨雍樞

爾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 **黃稔待客** 宋史王鞏

吹之句歎曰真風流人豪也 旦之孫也

有雋才長於詩蘇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

驢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謂鞏曰李太

白死世無此 **風流別駕** 人物志宋晁補之字無咎與

樂三百年矣 東坡唱和坡稱其為風流別

質文一

原禮記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

士无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

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理不琢大美不和大路素而越

席犧尊疏布鼎禱杓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一獻質三
獻文 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
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春秋元命
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
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質文二

又曰文質

文質二

原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

古書齋鑑類

卷五

質文

二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左傳曰公
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
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
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
也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
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
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
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

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齊夫從傍代尉對甚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齊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齊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

百查齋鑑類四

卷五十一

人部 質文

三

子矣 唐書曰薛登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言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 又曰元宗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崔沔議曰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太常所謂臣所未安 又曰鄭覃執政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

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 又曰崔縱貞元二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早用詘縱樽節文物儉而不陋 又曰柳芳論氏族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媿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又曰啖助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爲集傳十年乃成復撮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僕救僕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

古齋潛鑑類函

卷三十一

人部 質文

四

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 又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

辭稱人爲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又曰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襲泥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

下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

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

云 宋史曰張觀權御史中丞仁宗時星流地震雷發

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

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其一曰尚質 金史曰世

宗謂祕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

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中惟恐過度真或興脩卽損
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
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
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又曰上謂皇太子曰
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
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
爲治而已 又曰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
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
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
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
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
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又曰上與宰臣論諸王行事左
丞張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上曰事當任實一
事有僞則喪百直故凡事莫如真實也 又曰有司奏
重脩上京御容殿上謂宰相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
不堅固今仁正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
脩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又曰世宗嘗言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爲人有所難能者
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白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
光武所及然及卽帝位猶有布衣麤豪之氣光武所不

爲也 元史曰姚樞言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首
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踰於文華 又曰不
忽木爲相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 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與詹同論文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
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
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
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又曰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
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
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所以稱朕意
古真齋鑑類函 卷百五十一 人部 賢文 六

質文二

質

黃離 易賁上九白賁无咎
離六二黃離元吉

茅茨采椽 丹

楹

刻栢 史記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注采
木名 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栢

丹 丹

絺

葛 書名 作絺 材既勤 櫟頭惟其塗丹
又宗彝 漢火粉米 澗徹絺 補

蕢桴土鼓

元酒大羹

禮賁樽而土鼓 又元酒明水之尚
賁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炳蔚

渾噩

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揚子夏書渾噩商書噩噩

本立文行

內尊外樂

禮無木不立無文不行又內之為尊外之為樂注尊其內之老子居其實不居

誠敬樂其外之儀物

不居其華

復歸於樸

其華又常德乃

於樸足復歸

質文四

原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

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

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

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

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

古香齋鑑類

卷言

八部 質文

七

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岐者要難求也意

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

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

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茂者民不億也質土

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

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

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

欲拜嵩天釋之前諫意崇敦樸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

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場文質論

曰蓋皇宮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

...

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
仰觀象於元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
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
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瞻輝於廊
廟袞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
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元靜儉嗇
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
民撥亂夷世擣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
覽贖邱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
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聾穀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

古香齋鑑類函

卷五

人部 質文

八

右振飾於官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
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
今子棄五典之文聞禮智之大信管仲之小尋老氏之
蔽所謂循軌常越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
沛虎據秦楚惟德是建惟賢是與陸酈搞其文辯良平
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
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
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
辟疆釋其憂曲逆規其橫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
其嚮家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

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
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鑒誠一

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書曰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

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適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

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慎無虞罔失法度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

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家語

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

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

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

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 又曰大節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

...

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
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詔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
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
愿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
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三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
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
天 太公金匱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左
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說苑曰有身貴而驕人者
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
之

古晉齋鑑類

卷三

人部

鑒誠

十

鑒誠二

原書曰帝曰來禹洛水做子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而美
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
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
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
敢息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
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恒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

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孫卿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士矣鬻子曰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罪而不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
焉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
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
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
之君恃險而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新序曰齊
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
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鬚節問於妾策若妾愛臣諛臣
曰佞臣靡滿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
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漢
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
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
譽也惲內懷不服坐腰斬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
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謙見從容
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醜同列竟以中傷放逐
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
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
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
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
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
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

人根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
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遠人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
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務爲簡易
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東觀漢記**曰馬援出屯襄國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冑當
可使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
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又曰援兒子嚴敦並喜通輕
俠援前在交趾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
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魏志**

百齋淵鑑類編

卷百三

人部

鑒誠

三

曰吏部尚書何晏詣管輅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
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
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道也
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有
蠅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不慎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
嵇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言曰願陛下無忘
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
無由而兆 **唐書**曰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
南褚亮蕭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
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又曰太宗以魏徵所上十漸疏列爲屏障使朝夕見之
又曰魏徵既卒帝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
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鑑內防已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又曰房元齡嘗恐
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
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又曰張蘊古上大寶
箴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又曰孔若思中宗時擢明經
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
明自足意 又曰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秉政時皇
甫鏞言利幸於帝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
極曰元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
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
甫楊國忠怙勢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
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又曰德宗奉天之難每自尅
責贊言致寇由羣臣意指盧杞等帝曰自古興衰亦有
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事贊極論以爲人事治而天
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夫治或
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
恃治而不備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
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

而知救慎也 又曰柳玘昭宗時以吏部侍郎拜御史大夫嘗迹家訓以戒子孫唐世家法之美以柳氏爲稱首 宋史曰符彥卿鎮大名太祖疑之使王祐察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家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由是獲免 又曰

太宗嘗賜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

又曰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敲器太宗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敲器邪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

吉書齋淵鑑類函

卷之三

人部 鑒誠

五

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又曰仁宗時楊安國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 又曰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又曰范純仁戒子

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頭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又曰范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又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人物志曰宋崔清獻與之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

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又曰周益公必大嘗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誦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已以謙待物以恕 金史曰世宗謂太子詹事劉仲誨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卽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元史曰乃燕木華黎之後也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搃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墮先人之名爾

曹戒之 又曰世祖尊禮國師帝命廉希憲受戒對曰
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
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曰希憲誡子曰汝讀
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隨汝輩宜慎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禁牋文頌美論中書省臣曰古
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牋文多譽少規
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又曰新內三殿成
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
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
施繪畫朕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又曰

太祖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
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
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
業艱難也 見聞錄曰明初廬陵劉公季道以明經被
薦拜起居注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
和公獨先就有泊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開關之
向上謂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銀幣有差 又曰宣宗賜
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
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行榮焉一日上登萬歲
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

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
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爲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
殷周之鑒也上曰然又曰賀欽成化進士與人言論
侃侃陳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
乃爲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園編書深沉和平之語
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
子曰爲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又曰弘治十年
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田
上悟納之召中官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爲
若輩好爲之竟罷遊又曰胡端敏世寧嘗自贊云信

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
稱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好也過有甚於此
者輕凌祖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爲
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
以終身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又
曰楊鼎以才堪經理擢戶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
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
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嘗語人及諸子曰吾生
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引年至再又曰鄭端
簡曉父儒泰授曉經傳以諸經史古人成事列其臧否

誠之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爲小人公聞敎服之終身
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之敎也 又曰楊文懿守陳爲
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
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
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
者召閭樂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寵嬖豔者啟祿山之變
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無一不盡
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
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
悚然 又曰家宰李公裕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

百壹齋鑑類函

卷言全

人部

鑒誠

九

放債不讀書爲三戒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三 鑒詠

鑒誠三

淵詩魏繁欽遠成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
同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
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聞衎衎衍衍非法不語可否相濟
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
和其光適壤貴可懷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隤
自蟻墮腴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
明白曲突不見賞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儻不

古香齋鑑類函

卷言詠

人部 鑒誠

一一

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
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
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
息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
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芝味醴泉何
爲昏酒色 **晉**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
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近火固宜熟履冰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
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

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杜牧
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
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
蒼梧哭翠華

古書齋鑑類

卷言

人部

堅誦

二

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熏曲終古
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魏文帝
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
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
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
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羣士之箴規博
納我以良謀 吳揚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

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
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遺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
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
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
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允以長三郟
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
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昔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分託菲
薄之陋質納旌弓干鉉台讚席績于帝寧嗟鄙夫之常
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負
古○查○淵○鑑○類○言○尚○人部 鑒誠 三

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庭噫一姓之
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
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遠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
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
吾人之拘擥飄萍浮而蓬轉

○贊晉戴逵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

白離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理與險會然後役
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
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
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庚

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
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原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孰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
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

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
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

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
假遠觀猶歎哲人勿謂斯難

唐李德裕丹晨六箴
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

吉香齋補鑑類卷之九人部 四

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

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壯色能正不冠揚卓慨

然亦譏纒統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駮駟鑿輅徐驅焉用千里

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狹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

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

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沉酒舉曰浮鍾魏釀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憲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膺過周成上書知詐昭茲得情誼蓋既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心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遠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介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槍斯可
戒懼 宋陳彭年太寶箴曰二儀之內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苟能慮未
乃可防閑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葑菲罔捨杞梓乃充不
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
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筆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

古香齋鑑類

卷一百一

人部 鑒誠

五

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爲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
于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蹀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爽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叁以三惟精惟
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
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斃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教告靈臺

原訓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臧託乎多士言之
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

百善齋鑑類中 卷言 人部 監誠

六

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唐**柳

玘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

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

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予聞先

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

為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

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

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弔者在闔言憂則恐懼

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闔言受福則驕奢

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敷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
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原誠漢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
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
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

古真補鑑

卷言

人部 鑒誠

七

草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
秋觀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
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
僚交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誠曰天
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
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
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
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絳蕩棄穢累
飄邈任自然遺脩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心窮思慮泰
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

緇綿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爲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王昶家誡曰天立功者有二難成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馳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古書淵鑑類

卷第四

人部 盛誠

八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吳陸景誡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慮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

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懼患懼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晉李充起居記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未俗謂守慎爲拘豕退懼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

百善類鑑類四

卷首齒

人部 鑒誠

九

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增唐姚崇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

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波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麗恭致水嗟爾有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柳玘奢侈戒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玉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使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餽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君

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
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
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
故服垢弊以矯俗于名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
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
繇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室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着
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
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
法果有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曾買
吾意淵鑑類函

卷一百一十四 人部 鑒誠

十一

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
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
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爲相治第封邱門內
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
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叅政魯公爲
諫官真宗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
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
果有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
自奉養如爲河陽堂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
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

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避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避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率制三代可復也

古嘉彌鑑類圖

卷百四

人部 鑒誠

十一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囊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

原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曠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鉢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原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譏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羽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愼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真

古查爾鑑類函

卷言四

人部 鑒誠

三一

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愼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其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晉**宋張載東路曰戲

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原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
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
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
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
者驕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梁
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
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

百齋齋鑑類函

卷四

人部 鑒誠

古

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元
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斷玉爲器論乎知道惟山出泉譬
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因矣
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
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
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已道在則尊 徐勉與子

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
已戒拉桃李茂密松竹成陰陸陸交通渠畎相屬層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
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
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
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
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
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旣盡美矣又盡
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
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
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
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宋畢仲游

直隸通鑑類

卷一百一十四

人部

論議

五

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
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
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
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
遂廢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
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
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
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
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
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以此救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覓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澗忍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願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傾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原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

古香齋藏類函 卷三 人部 鑒誠

六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苛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

過以賞罰者也。高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魏曹同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鼠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古齊濟淵鑑類

卷竟西

入部

陸誠

七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人部五十四 諷

諷一

原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事君欲諫

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

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論語曰

事父母幾諫

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

也音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或

假託他事以陳其意藝有所悟以遷於善也

摺史記

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言齊淵鑑類函

卷五十九

人部 諷

一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

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

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

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犗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

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

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

者乎

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鉅仰而笑公問何

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

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
歎之也公乃止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
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問吾先君丁
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
輿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
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眾圖財不仁且君人者寬
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
數之云云詳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
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

百查齊州鑑類函卷五五 人部 諷 二

而問曰占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增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
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
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公曰何
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鴈
食以菽粟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
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又曰魯哀
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
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
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

壞辟法裂絕世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原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左傳曰魏獻子爲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詳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

古意淵鑑類四 卷第五 人部 諷

三

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羣臣皆偏褻推車而唐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諫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鳩

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鵠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恚昵乃赦之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趨而出次任座煙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同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

古書彙編類圖

卷五

人部 諷

四

師大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哉乃罷兵詳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退者五十人羣臣大悅 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

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言孟曰無遠
行卽爲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
也欲以爲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
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錫之地必如叔敖不自殺王乃召孫叔敖
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爲漆耳難爲陰室二世
笑而止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
家子孫橫暴徙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
卽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

百衲齋鑑覽

卷壹

人部 諷

五

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
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
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
牽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
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
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
殺人使天下以陛下爲重鹿賤人何奴卽有急推鹿觸
之上跌跌遂赦之

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爲昌邑王

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
吉郎中令龍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魏志

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乎道如此而已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

京集篇鑑類四

人部 諷

六

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爲之希出

原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隨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

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世說曰桓元好獵麇兔騰逸叅佐無不被斃相道恭常

自帶綿絳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

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元自此少差

增經濟類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

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

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

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又曰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瀆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 又曰文德皇后旣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昵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又曰太宗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柄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 又曰崔日用爲

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謂之手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又曰裴諝爲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請入計帝召至使殿問權酷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歎穀未種諝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宋史曰呂蒙正嘗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爲御史中丞懷唐仇士巨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爲不聞者讀畢乃止金史曰世宗嘗問思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錄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又曰近侍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

古香齋鑑類

卷五

人部 諷

九

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又曰世宗欲立元妃爲后以問石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

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又曰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賞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執節死且盡毛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重謂坐中

古香齋類編

卷五 人部 諷

上

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實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是得罪 又曰嚶嚶知經筵順帝卽位之後要除權奸思更治化嚶嚶曰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紳釋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嫉之色 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日丑作醉者酣酒狀前遣人伴曰某官至酣罵如故又曰駕至酣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

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
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
答云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
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

諷三

原抒情 寤意 班固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
官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

洪書車千秋無材能術學又無代闈功勞特
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箴規**

補察帖 遺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約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
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
與其才扶節之琦作外戚故白鶴 **景伯諫官 鄭侯**

吳筠後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
節隱南陽元宗

景伯諫官 鄭侯 賦以諷冀怒曰君何激刺之深耶

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
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語言媚上景伯獨為箴規
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潛雅

類書李鄴侯滅七歲時召至都張九齡尤獎愛之常引
至卧內九齡與叢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
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古勁然蕭軟美可喜必在旁
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 世南規諷

虞集從容 唐書虞世南雖容貌儒曠若不勝衣而志性
所補益 元史虞集每承詔切莫有感情 陳恕不
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莫有感情

進 公權無言 宋史真宗即位陳恕為戶部侍郎命條
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
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
敢進上喜之 唐書玄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
恭儉因舉袂曰此澆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
惟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自納諫
諄明賞罰服海濯之衣乃小 進 獻酒話憲宗

節 進 獻酒話憲宗 節且時周焯同對為之股栗

進 獻酒話憲宗 節且時周焯同對為之股栗

進 獻酒話憲宗 節且時周焯同對為之股栗

進 獻酒話憲宗 節且時周焯同對為之股栗

進 獻酒話憲宗 節且時周焯同對為之股栗

進 獻酒話憲宗 節且時周焯同對為之股栗

晉武功且黜出游吹柳公綽進大醫箴以諷元史蕭

至京師入觀東宮書酒詠二十年徵拜太子諭德拔大

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誦舞詞 引御序宋史大

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泰知政事李昉微誦自居易七

篇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

遽起曰朕不及御言警朕矣又蔡卞之黨薛昂林自

乞毀司馬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

序文以問伯雄一卷書 唐書大歷間

昂自議沮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筒擊席行哭長安東市

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獻上以一字言一事即不中

以筒貯戶席處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問狀多幾切

載其言團者請罷諸川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

軍大抵類此金史海陵之夜問席伯雄以鬼神事伯

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

神後世願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

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

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

免罪荅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

京羣編鑑類圖

卷言差 八部 調

三

不可為也海霍光傳不可不讀 漢高帝為何如人

陵為之改容宋史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羅澤澤送之郊問回何

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具意歸取

與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人物志

脈道字元發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私就狹邪飲

范病一夕候其出徑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元

發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明燭讀書以俟元

如入范遠學善走 賈脫空 人物志張嶺字柔直闕

巡走入京子弟貴倨竊曰蒼曹學善走否諸生問故曰天下事

而翁壞盡矣日夕亂且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

姦逃去諸生大駭奔告京京就請計變劉京亟引正人

因薦楊時可大用然已晚矣事才力聚加薦與初有

胡助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與初有

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曰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腦

豈不可畏適聞人的唯在易干腰笏 清臣題詩 唐

座未日也賈脫空胡默然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春遊索民牽挽易于腰笏

引船林驚問對門百姓春耕且鬻不可役唯合無事可

任其勞朴大慙疾驅去
人物志宋李倚臣少負才名
一日往謁韓琦其短言叔方
壁曰公子乘閒吐碧唾白衣
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詩於
公侯曾說當年吐哺無瑋
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
竟為東林
之選
原智在圖危
直惟惡許
出入諷議

朝夕論思
臨食與歎
間沒言
小人之
心
飲酒流

涕晏子為大臺之役
上見諷二
晏子春秋景公起大
臺歲寒役之凍餒者
鄉有焉公延

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
終謂然流涕公
忠而謀國既
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
寡人將罷之

三思而後行
敏以悟君亦一言以為智
君心有瘡

莫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許為直者

諷四

原舍肉
左傳鄭伯克段于鄆
遂寘姜氏于城頤而誓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既而悔之類考叔為穎

古查齋鑑類西
卷壹五
人部
諷
三

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
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
類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公語之
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
誰曰不然
公從之
遂為母子如初

刺今
白帖
陳占
終之以正
後漢

書邊讓作章華賦多豔麗之詞
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仕宦捷徑
唐書盧藏
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
隱士晚乃狗權利用始隱山
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
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驛
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
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藏用大慙
并禁月明
五代史
居岐為岐王嘗以地狹賦薄
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內
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
謂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
貞笑而

天何言哉
宋史真宗時有天書見於
承天門
不怒

遠佞人
事文類聚王荆公與呂惠卿
論新法王
默然
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
喻曰請學士
放鄭聲平甫應聲曰願相
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留題齋壁
人物志宋張伯

賦字慶符以明

也帝

也帝

也帝

經入太學秦檜王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觀時事
賈之留題齋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檜聞之
下獄極楚

流吉陽軍 **不忘規戒** 伯麟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
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

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為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
靜又海陵銳於求治揚伯雄為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

靜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入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
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分屯邊戍前夕

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徒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
策也所謂靜者 **應制規諷** 元史問復字子高至元間

乃不擾之耳 **應制規諷** 元史問復字子高至元間
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屬規諷意世祖

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 **移置鎮紙** 明取
通為部給事一日成祖覽奏積鎮紙金獅破例將陸通

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况
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

於安處則安况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
理寺 **不盡有常** 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劉大夏曰徵
殿俱有常例至今而言民窮財盡也

卿 **不盡有常** 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劉大夏曰徵
殿俱有常例至今而言民窮財盡也

大夏對曰正謂 **何患無夷齊** 又王守仁撰晉江西致
仕侍郎李士實素與辰

其不盡有常耳 **何患無夷齊** 又王守仁撰晉江西致
仕侍郎李士實素與辰

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舉宴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
故事闕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

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 **納采** 婦見聞錄明
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

至南都中使矯詔合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時
汪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

流亡無以應教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進獻 **但水寬**
納之宮中俾受鸞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蒙

耳又明眉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
於夫人夫人笑謂買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

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 **但水寬**
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日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諷五

原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楚元王傅又傅子夷王
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百查齋類函

卷言善

人部 諷

古

豕韋黼衣朱紱四柱龍旂彤弓斯征撫靈遐荒總齊羣
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王報聽謚實絕我邦悠悠媢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
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秦厥
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
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
弘匪德所親匪俊唯罔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白一詩曰年歲在
桑榆東岳頊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爲
飲無爲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
侈靡及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
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
曲此水木自清是誰攪合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
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
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選文如蕭氏作歌
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舜人
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
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
來朝兮劔佩鳴干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

古嘉篇鑑類四

卷竟五 人部 諷

十五

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
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回宮中兮望太平

原賦 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日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

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讓口將將

仁人詘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為蠖蜒

鵬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

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

天下之晦盲也璿玉瑤琳不知佩也雜布與綿不知異

也閭媿子奮其之謀也嬖母力父莫和喜也以盲為明

古查齋湖鑑

卷言

人部 賦

共一

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勃讒之於王曰玉

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人事大王願

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人入事寡人不

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饑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

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

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翳翠之釵挂臣冠

纓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

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內林惕兮
徂王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

下黃泉 又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鈞於元泉而
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泉天下之善鈞者也以
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
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元泉鈞又焉足爲大王
言乎善鈞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鈞非鍼其餌非蟻
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鈞也以聖賢
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鈞利人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
魚其鈞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鈞未可見也宋玉
曰其鈞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
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勦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鈞可謂善矣功
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絕餌
墜鈞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鈞術也 晉陸機豪
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猶心
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
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候微颺以
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
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
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
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
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
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曰侈危機將發而方偃
仰瞪盼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
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積積成山岳豈不謬哉
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
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
以運動恒才礫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
辰以葺宇貫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
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嘗曰罔中而弗畏月何
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
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
雲以邁志豈咎公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
及增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
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
無統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
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
見持於未央伊昔臯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
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烏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
奪終感恩於篋中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

子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竇鬼之懼寇盜窺竄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傲夫在位者爾賦曰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鉏春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其體異循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詔望嚴霜以彫換長廊霞截高殿雲鸞賞吾君事脩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篁檜楡直若蘭莖猗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

京臺廟鑑類

卷言室人部 賦

九

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焉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感回得而窺覬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焚朝光無蔭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階軒

此賦諷李林甫也

宋楊億君可思賦曰若夫晬穆東房後望

清光定心服物偉量苞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慮而惟康寘之近署米其寸長遇忠見察凌瀾無傷丁寧一札在宥三章動羣儂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卿池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愈鬢禿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茅姑却掃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賦畝思君羈心葉苦別緒絲焚岷

山一廛幸天畿之接畛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叅雲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
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散問何謂也王曰昔尹
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
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噉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
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
非吾子飛勿居鳥讙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
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
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
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鳴鴟然
吉鳥類鑑類圖 卷五 人部 諷

王

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萬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
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繫於當世
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
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
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知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
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死頸賊翼終身勿復鳴也昔
曾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
嘗聞鳥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蠲
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燻之齒牙爲
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

平唐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瀆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古香齋藏類四

卷言人部 諷

三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九十五

